

寫在「煤油」前面

辛克萊的作品，我算翻譯了三部出來；關於他，我現在可以來說幾句話。

第一層我們要知道這位作家的短處。這位作家的立場並不是 *Marx-leninism*，但要說他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他又多少脫出了。他假如是生在蘇俄，可以稱呼爲「革命的同伴者」。所以我翻譯他的作品，並不是對於他的全部的追隨。

不過這位作家儘有充份的長處足以使我們翻譯他，仿學他的。從大體來說，他是堅決地立在反資本主義的立場，反帝國主義的立場的。他生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從內部來暴露資本主義的醜惡，他勇敢的暴露了，強有力的暴露了，用卅克用四十二的大砲全線的暴露了，這是這位作者最有光輝的一面。他的精神是很強韌的。他有周到的用意去蒐集材料，他有預定的計劃去處理材料，他能堅忍不拔地把當前的一種對象澈底的克服。這在他的作品中所表演出來的，便是結構的宏大綿密，波瀾的層出不窮，力量的排山倒海。他的一些作品，真是可以稱爲「力作」。這些態度，是充分地可讓我們學習的。

他的長處和他的短處都是因爲生在美國。有美國那樣最發展的有產者的社會形態，所以才有

那樣豐富的資料來讓他暴露。但就因為他是生在那樣的有產者的社會裏，所以他除暴露之外不能決絕的更前進一步。這便是他的作品所受的社會條件，同時也就是一般的文藝，乃至一般的意識形態，是怎樣依存在社會的物質的基礎上之一例證。蘇俄新興作家的作品中所有的那種尖銳意識，在辛克的作品中我們是追尋不出的。他因為受着社會條件的縛束，無意識地或者有意識地，總是在藏蓄着自己的鋒芒。就拿這部「煤油」來說，他的主人公應該是後來成爲了共產黨的「保羅」，但他對於他却全部都是用的側面描寫，他全部的作品差不多都是反諷式的筆調，你看他正言若反，反言若正，總是多走迂迴的道路，這很容易把讀者導引進一個迷宮。

這部「煤油」大體上是在暴露資本主義的醜惡，同時也就在暴露着建築在這種醜惡上的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等機構的醜惡。對於這種醜惡的解決，揚棄，他是認定了一種力量，在這種醜惡的母胎中所懷孕育的終要破壞這個母胎，另外創生一種新的機構的，那一種力量——那便是 *Proletariat*，他把來具現在他所側面描寫的主人公「保羅」身上。對於這些意識，他是最正確地把握着的。但他對於那個「臨盆期」的估計却是看得很遠，他曉得「保羅」是未來世界的主人，但他在目前的世界却把他流產了！保羅死後他對於新興勢力的表演太薄弱，特別是保羅的唯一的同情者，他的妹妹「露滋」，他使她發了狂終竟落到自殺。雖然他是有周到的用意，讓讀者可以把那個現象歸之於遺傳——但這個用意同時對於「保羅」要算是一種侮辱——就在這兒作家在意識上，作品在

效果上，便表現着一種很大的缺陷。作者對於「露滋」的那種消極的處理，使作品在結局上帶着一種感傷主義的色彩，這把他全部著作的努力幾乎整個的都漫畫化了。這兒或者也就是他故意要規避現實，或者不得不規避現實的地方，他對於「保羅」的英雄的殉難如要澈底的追蹤，那他自己非成為「保羅」不可！但他假如要這樣，他是生在美國（！）的人，怕他已經早沒有發表著作的自由了。所以我說，蘇俄新興作家的作品中所有的尖銳意識，我們在辛克萊的作品中追求不出。所以我說他如是生在蘇俄，可以稱為「革命的同伴者」，但他假如是生在蘇俄，我相信他的態度一定不是這樣。

譯者

目次

第一章	馳驅	一
第二章	租地	二九
第三章	搗井	六七
第四章	牧場	一〇二
第五章	天啓	一三八
第六章	野貓	一七〇
第七章	罷工	二〇七
第八章	戰爭	二五〇
第九章	勝利	二七五
第十章	大學	三〇一
第十一章	叛徒	三三三
第十二章	賽命號	三六七

第十三章	修道院	三九九
第十四章	明星	四三五
第十五章	假期	四七九
第十六章	財喜	五一四
第十七章	曝露	五四四
第十八章	遁逃	五七九
第十九章	責罰	六一〇
第二十章	獻身	六三七
第二十一章	蜜月	六六〇

第一章 馳驅

一

道路平坦地清潔地足足有十四英尺寬的光景，兩邊就給用大剪剪齊了的一樣，就像一條灰色的泥凝土的大帶，由巨人的手坦開出來挖過山谷。地面浮沈着巨大的浪頭，正在緩緩的上昇，忽然又降入波谷；你上昇着，風快的跑過——然而你絲毫沒有恐懼，因為你知道那魔術的大帶坦陳在那兒，沒有絲毫的障礙，沒有絲毫的高低不平，在等待着——一秒鐘七迴轉的飽滿的橡皮車輪通過。清冷的晨風揚聲而過，一股震動的暴風，一聲聲不止息的殷暖的號叫；但你斜靠在那傾斜着的風欄的背後，那把暴風攔着從你的頭上滑過去了。有時候你高興舉起手來，去捫觸清冷的氣流；有時候你把頭伸出風欄邊上去窺看，讓那洪濤沖打你的前額，飛散你的頭髮。但是你大體總是鎮靜地端嚴地坐着——因為那是爺爺的風度，爺爺坐車是有禮節的。

爺爺穿着一件外套，顏色是淡茶色，材料是柔軟的上等的大呢，博大寬宏，有兩排的紐扣，大領大襟，大的外包加上大的搭片——隨處都極盡了一位裁縫師所能表示的寬博的能事。男孩的外套也是由同一的匠人所縫，用的是同一的柔軟的呢料，也有大領大襟大的搭片。爺爺帶着一付汽車夫的

手套同一的商店也有小兒用的同品出售；爺爺帶着一付角邊的眼鏡；男孩雖從不會去就過眼科醫生，但他在一家藥店裏面已經買了一付琥珀色的鏡片，和他爺爺的一樣也有角邊。爺爺的頭上沒戴帽子，因為他很相信風和日光可以保障你的頭髮不落；於是那男孩也就是顫露着他的頭髮。兩人之間唯一的差異，除掉大小不算外，就只有那爺爺在他的口角上銜着了一枝雪茄，沒有上火；那是他往年趕騾車的時候，一面趕騾，一面嚼着淡巴菰的那種艱難時分的遺痕。

速度表指示着五十英里；那是爺爺駕駛的定規，除掉是下雨天，他是不變的，就是上坡路也不管；他用右腳把增速機關再加一二兩的壓力，那汽車便跑上去——跑上去，跑上去——跑上頂端，又翻下一處小小的山谷裏去，正正當當的在那魔術的混凝土的灰色大帶的中心。汽車在下坡時定然要加快，爺爺只把腳輕輕放鬆一星兒，便讓引擎的抗拒力去調制速度。爺爺說，五十英里的速度便夠了，他是很守規矩的人。

在遠遠的前頭，在地面的幾個大波隆起的頂上，又跑來了一部汽車。本是小小的一個黑點，下坡時看看隱滅了，一上坡又大起來；回頭便愈漲愈大，再等——便向着你衝上了坡來，愈跑愈快，就像由六英尺口徑的大砲放射出來的一個彈丸一樣。這時正是汽車駕御者的一個考金石。那魔術的混凝土大帶不會替你延長起來。地面的兩側為預防衝突起見是有緩衝的地帶的，但你究竟拿不的確那能不能緩衝，而且你以一點鐘要跑五十英里的速度定然要感受著車輪的劇烈的動搖；那切得土好

的混凝土路時而要高過路旁的地面好幾英寸，那使你再折回路上來時總要在那地面上顛簸好一會。那兒有時是鬆沙，使你的車體不能不東歪西倒，有時是還泥會使你的輪子滑下去陷着不動。

所以高明的駕駛法是教你除非在極端危險的時候，你切不要離開那魔術的大帶。論說你在右手邊跑着是留有幾英寸的餘裕的（美國，路右側通行），那從對方跑來的人也同樣的有幾英寸的餘裕，兩個彈丸就在這幾英寸的餘裕之間擦過。那說來好像是危險，然而天體的運行也正是在這種同樣的數量的基礎上，時而雖不免也有衝突，但總有時間讓你宇宙創化，讓你種種的事務家建功立業。

「呼呼！」對面射來的彈丸衝過了洪大的迅速的一聲「呼呼！」擦過去便沒有餘響。你可以看見對方的人也帶着角邊的眼鏡和你自己一樣，兩手同樣的緊握着運輪，兩眼同樣的正視着前面。你是決不能回顧的，因為一點鐘要跑五十英里的速度，那你的工夫是只好顧着前面，過去的讓它過去——或者我們可以說過去的是已經過去，記目前跑來了一部汽車，那自然是逼着你不能不離開那舒服的混凝土大帶的中心，數你要向路邊稍微讓開幾英寸。你假如要自恃手腕要貪圖舒服不想讓路，那未知的對方也會作同樣的自恃和貪圖，你總要冒犯生命的危險。你留心着那前方的彈丸向你射來的一瞬間，假如你看見他沒有照規路略修讓，你可以知道你是遇着了那哺乳類的兩腳獸中最危險的一種，「路豚」或許它會是一位醉鬼，或許也正是一位婦人——沒有餘暇讓你把它認出，你只有在那一秒鐘的千分之一的时间里趕快把你的舵輪連轉過一英寸的十分之一，讓你右手的車

輪趕上路旁的地面。

在你一天的駕駛之中那樣的事情是要遇着一兩次的。假使遇着了爺爺有一個不變的定規；他一定要把口中的雪茄移動一下動罵一聲：「豬頭三！」先年驢車夫所慣用的詛罵在他的面；前是只這一句還保留着；那也並沒有好村俗的意義——只是對於路豚醉漢，婦人連轉者的一種術語；對於一些乾草車傢具車大貨車把路途塞滿了的也用；對於有附帶車的摩托卡，跑得過快，在路上東撞西倒的也用；還有對於駕着瘟馬車的墨西哥人，他們應該是只許在路外走的，偏屢上了混潑土的大路上來——而適逢其會的汽車正對着跑去，那你不能不把腳下的掣動器緊頓，手上的掣動器緊握，突然之間軋軋的把車子停着，有時還會把套輪滑脫，在那樣的時候也是好用。駕汽車的人假使會有甚麼不名譽的事體，那要算是「滑脫了自己的套輪」，爺爺的意見是有一天速度的規定總會反轉過來的——便是每點鐘四十英里以下的速度禁止在官道上運行，在破車子上駕着鬚腳馬的人只許在間道上走，不然便不准出門。

二

有一匹山嶺橫互着路途，遠遠地凝着翠黛，頂上戴着白雲；山峰都攢集成團，一峰高過一峰，一嶺高過一嶺，顏色逐漸的淺淡下去，帶着神祕的風味。你知道你是要踰越那山嶺的，那怎會有路開出，倒是耐人尋思的事情。待你愈近，那宏大的集團便改變顏色——有的是淺綠，有的是青灰，有的是褐黃。

山上並無森林，有的只是百種百樣的灌木。中間點綴着岩石，或黑或白，或棕或紅；也有淡薄的幽嘉蘭（Yucca）的清輝，那種植物把一株一丈以上的肥厚的花莖伸向空中，無數的小花在莖上聚集成一大團，外觀恰好似一隻燭形，但它是不在風前閃爍的。

道路認真的陡峭起來了；它翻過山的肩頭，那兒有一道路標用紅字寫着：「瓜大魯坡」；速度以「一小時十五英里爲限」。爺爺是不管的，他無心去唸那路標，也無心注視自己的速度計。爺爺曉得那些禁制是爲不善駕御的人設的；善於駕御的極少數的人，照例是無論用怎樣的速度都可以跑。在這兒路在過道的右端，你右手是岩，在你轉過岩頭時剛好擦過；對而來的是走左端，時行的一句俏皮話，說那是「他的管大事」。

爺爺另外還有一種委讓——只要路途須向右轉，而岩頭在擋着去路的時候，他便按響他的號筒。那是一隻巨大的發號施令的號筒，藏在車上的博大的幌子裏面的；是一個號筒，用它的人是爲自己的經營在一個廣袤如同古代帝國般的區域中風馳電掣；他有重大的權幹在他的行途的終點等待，他無論晝夜，無論晴雨，都要從那兒經過。他的號筒的聲音尖銳而有威風；那裏面沒有絲毫人性的容情的低調。一小時五十英里原沒有容納這種情緒的地方——你所要的只是叫人讓開，而且趕快，你就只好這樣叫：「鳴汪！號筒叫着——」那一種聲音你須得從鼻孔裏放出，因爲那號筒正是一個大的鼻孔。山路一個急轉——「鳴汪！——」又有一隻岩臂伸出又一個急轉——「鳴汪！——」就

那樣你盤旋上去，上去，瓜大魯勃路的山岩對於這怪異的新的叫聲生出反響——「嗚汪！嗚汪！」羣鳥驚訝着張望，山鼠跳進了自己的沙洞，坐着寒村的福字牌（汽車商標）趕下坡來的牧場主，要到南部加里弗尼亞去的旅客帶着所有的雞雛狗子嬰兒被捲鐵鍋，綁在車旁的踏腳板上——這些好危險的只讓那山路剩下最後的一英寸剛好通過，而這矮小的迅速的常用車飛上前去：「嗚汪！嗚汪！」

這樣的威光任何孩子都會了解。嚇啦！刮刮價啦！大力瀰滿的引擎，神妙地安穩着，在你的腳跟下只消輕輕的一壓，便可以駕上雲端。哼，有九十個馬力呢——你想讓有九十頭馬拴在你的前頭，四十五對的分成兩條長列，繞着一座山邊奔跑，你想那不會使你的腕鳴血跳嗎？而這條神妙的混凝土的博帶爲你坦陳着，西盤東轉，差不多以一定不變的傾斜度逐漸的上昇，剛好翻過一座山肩，又直通過另一座山頂，再落下第三座的黝黑的山腹，屈折，盤旋，抹角時內傾，轉彎時外屈，總使你保持着平衡，保持着安全——而有一條白線畫在道中，好讓你不至有所差池——到底是怎樣的魔力造下了這個全盤？

爺爺曾經說明過——那是金錢所造。有錢人發出命令，測量師工程師走來，土工來得整千整萬，成羣的墨西哥人印送安人，青銅色的皮膚，手裏拿着鶴嘴鋤和鉄鏈；有大的蒸汽鐵鏈機懸垂着鋼鐵的長的蟹爪，廣張着擺手的起重機，搖耙和斜面機，鋼鑽和帶着炸藥的爆發工人，碎石機，混凝土的混合機，那吃盡千囊萬袋的水門汀，從一條灰醬了的水管飲着水，整天整日的在那鋼鐵的圓肚子裏面，只是格里刮拉格里刮拉的迴轉。這些都來了，來費得一兩年工夫，他們便一碼一碼的把這神妙的博

帶坦開了出來。

自從世界創生以來從不曾有過這樣大力的能人。爺爺就是這種人中的一位；他有力氣幹出那樣的事情，而他現在也正要去做。今晚七小時，在畢奇市帝國飯店的賓客室中，有一個人在那兒等着，名貝恩·施庫特，那煤油探子，爺爺是稱爲他的「租地獵犬」的；接洽好了一頭重大的「提議」和一些要求署名的文件。所以爺爺是有一種權利不讓人擋着他的路途，那就是那號筒的尖銳而有威風的聲音的意義；那從鼻孔裏放出「嗚汪！嗚汪！嗚汪！嗚汪！嗚汪！」

男孩留神地坐着，帶着灼灼的眼睛；他在瞻望着世界，那神情就好像在哈龍·阿·拉西特時代人們所夢想過的——俯瞰從雲端奔馳着一隻神馬，從空中浮泛着的一張仙留。巨人的萬花鏡展開在他的面前；每一轉折都是新的天地，溪谷蜿蜒在你下邊，山峰崢嶸在你上面，在你目光所及之處，一望都是連峰。一時你已進了山嶽的心中，你看那深谷中有的是林木，有爲雷電所燦折了的盤盤的古松；也有葱龍的櫟樹形成一些佳境就像英國的公園。但在山頭是只有灌木，現在正同淺短的春日新翠着；毒蕨，苔蘚，和其他的雜草，在有水的期中它們都曉得及早的開花，繼後便要長經草的。它們的身上纏着了一些灰色的兔絲，那長得就和玉蜀黍的鬚一樣，從別種植物的頭上織就下一套衣裳，那可以傷死它們——然而總是愈見蕃盛。

別的淺山多是赤裸的岩石，岩色有千差萬別的不同。你看那表面有花紋有斑點，就和各種獸皮。

一樣——黃色的豹子，紅色的灰色的，或者是黑色的，白色的動物，你舉不出那麼多的名目來。有些山嶺是大岩累成，就好像巨人們在戰鬥中所拋投出的一樣；有的又是一些亂石，就好像巨人的孩子已經弄倦了的遊戲。岩石高聳上去，就像教會堂的洞門拱在路上，你從那洞門裏過會看見有無底的深谷在下面欠伸，谷邊有牢實的白色欄杆保護着，你怕你在轉拐時跌下。從頭上的雲端有一隻巨鳥翱翔，他的兩翅就像中了竊的一般，倉卒地向那深谷中落去。「那是大鵬嗎？」「孩子，在問。」老爺答應着，他是實事求是，沒有甚麼幻想在那鳥身上的。

他們愈昇愈高，引擎和緩的響着一種不變的音節。在那風攔之下有種種指針盤計度器複雜地陳列着：一架速度計有一條小小的紅線正確地指示着你所走的速度；一架鐘，一架煤油錶，一架瓦斯錶，一架電力錶，還有一個寒暑計，那在這樣的一條長坡上徐徐上昇。這一切的機械都是在爺爺的意識裏的，爺爺的意識是一種更複雜的機械。因為，你九十個馬力比較起一百萬的大洋到底算得甚麼？引擎會有破壞的時候，但是，爺爺的心胸有使太陽發生日蝕的能力。他們是規定在十點鐘跑上山頂的，那小兒的態度就像帶着一架新的金錢的老農，農早立在自己的前廊上說，「那太陽要是在三分鐘內不翻過山來，那她會攪遲的。」

三

但是出了一點障礙把預期破了。你走進了雲霧中。那冷的白網罩着了你的面孔。你看是看得明

白，但是霧子打濕了路，路上有泥，這一個囑咐弄得頂高明的駕御家也無所施其技巧。爺爺的犀利的眼光注意到了，他把速度緩緩的停止了；車輪便滑動起來，幸好不會觸着了那路旁的白色欄杆。

他們又前進起來了，放下低緩的齒輪徐行，好讓隨時都可以停車；速度計指示着五英里，又指到三英里，又再來一次滑動。爺爺罵了一聲「忘八」，孩子知道他們沒有辦法了；他想到了「鍊子」上來，他們便向山邊靠近，停在一處岩灣裏，好讓來往的汽車把他們看見。孩子把自己一邊的車門打開，跳了出來，父親很端重的走下，把自己的外套脫了，放在座上；把上衣也脫了，也放在座上——因為衣服是構成人的莊嚴的成分，是他的社會地位的一個徵象，那是不容許沾污和摺折的。他把袖口解開，把袖筒捲起來——這每樣的動作那孩子都跟着仿效。車後有一斜蓋的平箱，爺爺用鑰匙把箱蓋打開，那是在一大把鑰匙中的一個，每個他都是很熟悉的，每個都是能率和秩序的象徵。把鑰子取出來了，套上後部的套輪，爺爺在路旁由凝着霧露的草葉上擦手，孩子也同樣的做，感覺到露珠的清冷的快感。箱中有一張潔白的布片好讓你拭手，那是時常要替換的。兩人又把衣服穿上，又登上車座，車子又前進起來，這回跑得更快一些，然而依然審慎着，去趕着預定的前程。

瓜大魯勃坡海拔：注意：轉灣處一小時十五英里。一路標云云的寫着；他們現在在下坡了，放下低速的齒輪把車子控勒着，那車子有點不高興，不耐煩地動突而下。爺爺把眼鏡取去下放在膝上，因為霧露把鏡片朦了；霧露也淋濕了他的頭髮，從他的前額滴落下來，落進眼裏。呼吸霧子，感受它的清

涼，那是一件樂事；把手伸去按響號筒，那也是一件樂事——爺爺現在是准許你去按，盡興的去按了。有一駕汽車向他們正對着爬上來，也同樣的高興着在按響號筒；那是一駕驕字牌，爬得在放喘，然冷却器中放射蒸汽。

回過霧子突然的稀薄了下來，再經過一些霧團，便全盤散盡了；他們沒有拘束了，汽車突然的光明了起來——哦，妙哉！一山復一山的低落，風景展開來了，展到無際的天邊；你很想生出羽翼，好讓你一飛而下，飛渡山嶺，飛渡平原。速度限制，轉灣限制，調節的齒輪，停車的掣動機，那到底設來何用——「把我的眼鏡揩乾，」爺爺說着，散文地風景雖佳，但他不能不留神着只能走在道路中央的白線的右邊。——「嗚汪！嗚汪！」號筒叫着，在每個抹角的地方都在叫。

他們滑着下來，景緻漸漸的減退；他們又回到了地上，成了凡人。彎拐寬廣起來了，他們翻過了最後的一匹山肩，在他們的前面是一條直坦的長條的下坡道；風又號呼起來，速度計上的數字又爬過了紅線。他們要填補上拖延了的時間。夥！樹木和電桿跑得快！現在是六十英里的速度；有的人或者會担心，但是有爺爺在駕御，那是不用担心的。

但是突然之間車子又慢了下來；你覺得你的身子在從座位上往前梭，那小紅線指示着五十了，四十了，三十了。道路筆直的坦在前面，當頭也不見有別的汽車跑來，然而爺爺的腳依然壓在掣動器上。孩子莫明其妙的望着。「你沒動，」大人在說。「沒東張西望。有速度套子！」

嚇！一種冒險使孩子的心機一跳！他是很想去看，然而他曉得他是不能不穩穩的坐着，凝視着面前，作個全然不曉得的光景。他們自有生以來不曾跑過比一小時三十英里還要快的速度，假如有甚麼交通警察以爲他們下坡時跑得太快，那完全是一種視力上的幻覺，因爲職業的關係使他們失掉了對於人性的信賴，那種錯誤自然便會發生。是的，當一個「交通偵探」那必定是一種可怕的事情，那是把全人類來做他的仇敵！你要藏在草堆子裏面，手裏拿着一個速力時計，和一位同僚那也藏在下坡路的一定的距離上，手裏也拿着速力時計的，兩人用電話連通起來，就好知道那經過的汽車速度——他們要做這樣卑鄙的事情！他們更還發明了一種時計，在路旁設下一面鏡子，讓汽車通過時只消一瞥，便把時刻記了下來。你一個駕駛汽車的人時常要關心着這件事體，那真是有點麻煩，只要有絲毫可疑的風息，他便得把速度放緩下來——而且你還不能太快的放緩——否，只須得自然的放緩下來，就好像一個人一時的疏忽，稍稍超過了安全速度的限制，他自行發覺了，又略略撥回來的樣子。

「那傢伙會跟着我們來的，」爺爺說，他有一面小小的鏡子立在眼前，好讓他可以注意到這種人類的仇敵；但是孩子是看不到鏡子裏面的，所以他失掉這種機宜，就好像在坐針氈。

「你看見了甚麼嗎？」

「沒有，還沒看見；但是他會來的，他曉得我們跑得太快。他是埋伏在那條直坡旁邊的，因爲凡是

走到那兒的人都要快。」在這兒你可以看出那「交通偵探」的萬惡的陰狠了。他選定一個地方，在那兒跑快了完全沒有危險，在那兒他曉得人是不能忍耐的，因為在山地裏拐了那麼多的灣拐，走了那麼長的濕路！他們是連這樣的一點人情都不能了解，那些「交通偵探」！

他們一直跑着一小時三十英里的速度；那是在一九一二年那種蒙昧的時代所定下的舊規。那把坐汽車的快味通同剝削，把別人的預定時刻打成粉碎。孩子想到了那「租地獵犬」的貝恩施庫特，坐在畢奇市帝國飯店的賓賓室裏的，那兒必然還有別的人在等待着，是的——那時常總有好幾十人等待着的，都是有可以找大錢的大攪幹在等待着商量。爺爺時常要用長距離的電話，時常要看手錶，計算着哩數，去履行約束；他一定要準時間到——沒有任何可以停止着他。假使車子發生了故障，他便要把他的提包取出，把車子鎖好，雇用一輛街頭的汽車向鄰市跑去，在那市上又把那頂好的汽車租來包它一天，或者率性就把它買到手，讓那舊的汽車去修繕。沒有東西可以停止得着爺爺！

然而現在他是不得不用一小時三十英里的速度爬着！「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孩子在問，得到的回答是：「裁判官勒爾奇！哦，嚇夠了！他們已經走到了聖吉羅尼摩，那兒的可怕的法官勒爾奇是要把速度犯人送進監獄的！那孩子決不會忘記掉那有一天的事情，那天爺爺逼得來把一切的事務都拋撇了，不能不受招引到聖吉羅尼摩，受了那位老專制家的申斥。有一多半的回數也用不着受這樣的恥辱，你只消把你的名片向「速度探子」照會一下，表明你是汽車俱樂部的一員，他會客氣